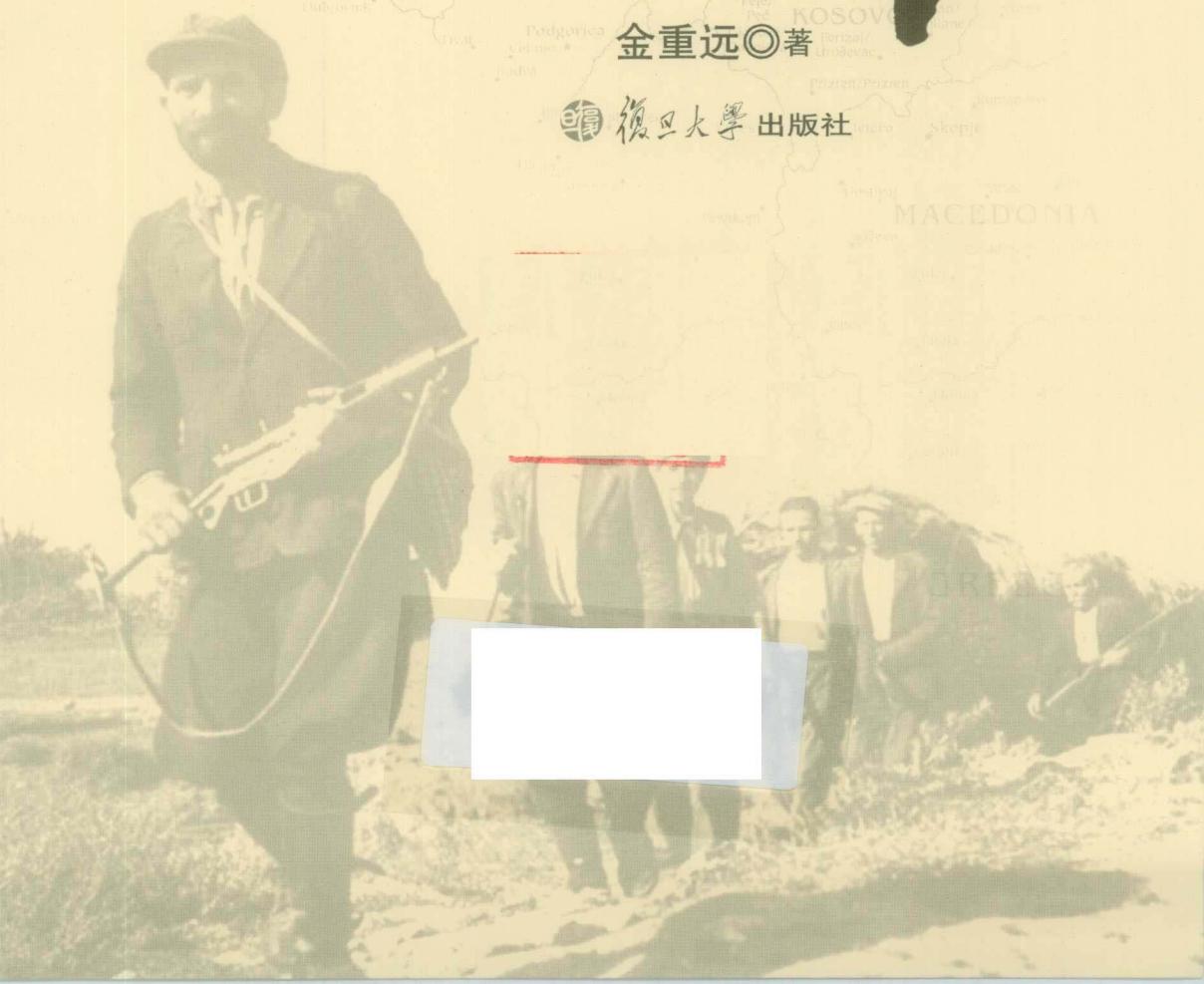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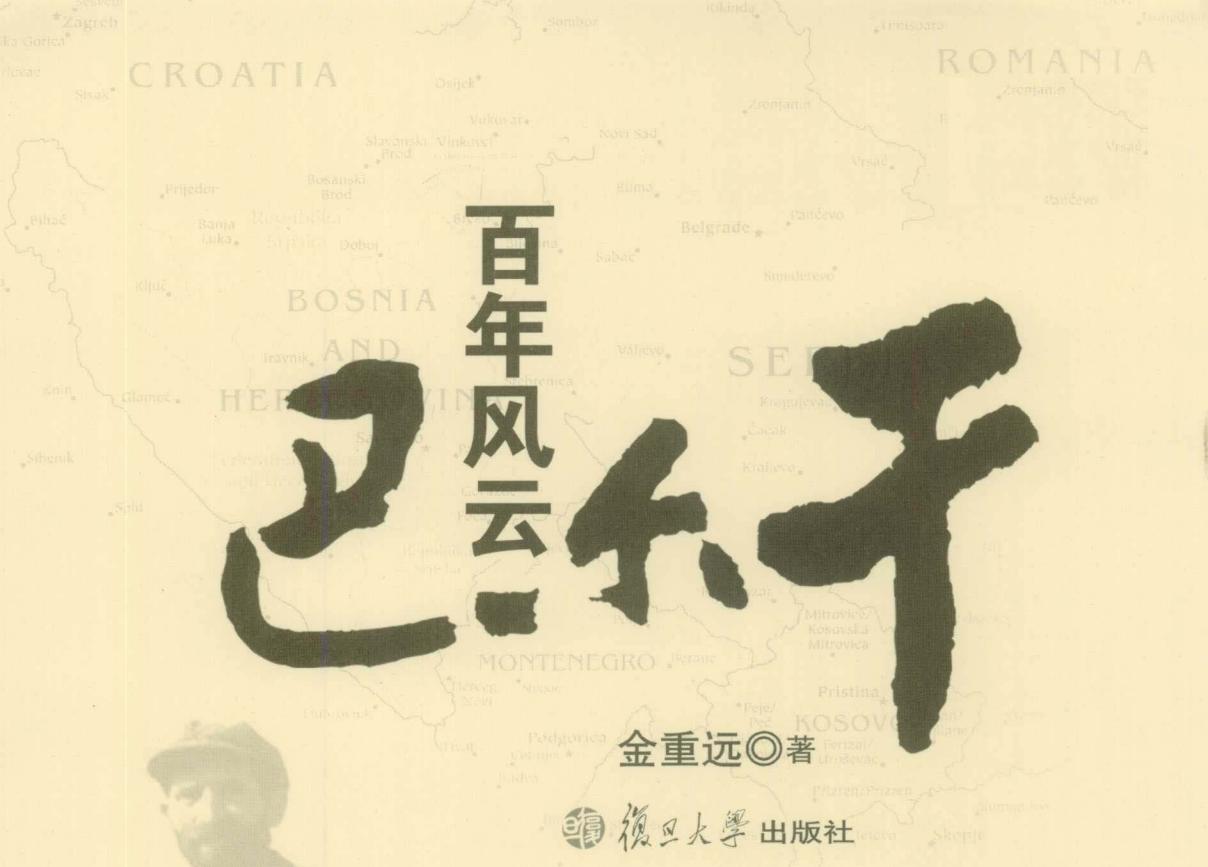


# 百年风云 巴尔干 Balkan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风云巴尔干 / 金重远著 . —上海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309-07400-0

I . 百 … II . 金 … III . 巴尔干问题 - 文集

IV . D815. 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193 号

**百年风云巴尔干**

金重远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41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00-0/D · 458

定价: 26.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b>前 言</b>	1
<b>一、纵横巴尔干</b>	7
巴尔干：历史与现实	9
巴尔干的分与合——20世纪巴尔干历史回溯	20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干各国内政体的嬗变	
——初探巴尔干各国内讧外斗的原因	51
<b>二、世界纷争中的巴尔干</b>	79
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81
巴尔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91
巴尔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问题	123
科索沃战争后的巴尔干	135
从叶利钦到普京——初探俄罗斯巴尔干政策的演变	148
<b>三、国际舞台上的巴尔干</b>	161
苏英瓜分巴尔干和希腊内战	163

巴尔干和冷战的爆发	176
阿尔巴尼亚和苏南、苏中冲突	189
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1948年苏南冲突的再审视	197
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南共首开改革的再审视	208
历史的巧合：三个“6月28日”	232
评米洛舍维奇的历史命运	236
<b>附录：历史记录中的巴尔干</b>	<b>244</b>
波黑大事记	244
科索沃大事记	247
<b>参考文献</b>	<b>252</b>
<b>后记</b>	<b>260</b>

## 前言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的东南部。“巴尔干”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多山”，而在斯拉夫语中则意为“山沟和山谷”。这里遍布崇山峻岭，湍湍河流纵横，风光旖旎动人。

在这块约 7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着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黑山等 10 个国家；其中最大的为罗马尼亚，约 23 万平方公里，而最小的黑山只有 1.3 万平方公里。如果有朝一日科索沃独立成功，那将在这一半岛上出现第十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生活在 960 万平方公里一个统一国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然而，巴尔干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却并不陌生。熟读过英国诗人拜伦诗选《哈罗德游记》的人肯定会被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英勇精神所折服。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前夜》中所塑造的保加利亚民族英雄英沙洛夫的形象为中国人民深深景仰。保加

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的诗集《马达之歌》和组诗《祖国之歌》曾鼓舞世界人民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斗争。

正是在这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的欧洲古典文明。也正是从这里，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他的常胜军，踏上漫漫的东征之路，缔造出一个世界大帝国。长期统治巴尔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在这一半岛上传播和孕育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使它成为三大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之处。

巴尔干并不是孤立的，它和外部世界紧密联系，息息相关。19世纪巴尔干各国人民开展的解放斗争触动了欧洲列强的每一根神经，使俄、奥、英、法为了巴尔干的每一寸土地争斗不休。20世纪初，巴尔干更成了欧洲的“火药桶”，萨拉热窝的枪声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渗入巴尔干，随后又吞并了整个巴尔干。二战后，巴尔干成为美苏较量的第一个场所，铁托和斯大林的斗争则撕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裂口。

巴尔干不仅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极其复杂，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内斗不断，很少有和谐相处的时候。

除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三个民族外，其他巴尔干的民族都是于6—7世纪来自欧洲东部的斯拉夫人，通称为南斯拉夫人。他们血脉相通，文化相近，可以称得上是同文同种。试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为例，他们出自一个祖先，到了巴尔干又毗邻而居，即使是使用的语言也是同一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其差别仅在于塞尔维亚语是基利尔字母，而克罗地亚语则是拉丁字母。由于接受文化的途径不同，后来克罗地亚人接受了天主教，而塞尔维亚人则信奉

东正教，似乎正是这种差别使他们成为世仇。

在南斯拉夫王国（1929—1941年）时，塞尔维亚人掌握了大权，便千方百计欺压克罗地亚人；而一旦克罗地亚人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1941—1945年）时，便依靠德意侵略者，大肆屠杀塞尔维亚人，这种相互的仇恨和残杀在二战结束后也不时表现出来。

更明显的例子表现在波黑身上，那里居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皈依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他们来自一个祖先，差别主要在宗教信仰上。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基督教徒，早就被公认是民族，然而穆斯林却长期未获得民族的资格，只有到1971年才被确认是一个民族。在波黑内战（1992—1995年）中，这三个民族相互残杀，发展到种族清洗的程度，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消退，潜伏在底层的民族矛盾便处处喷发出来。正是民族矛盾摧毁了苏联，也正是民族矛盾撕裂了南斯拉夫。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民族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有关什么是民族的定义就有多种，有些西方学者把它归之于纯粹精神的东西，1981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民族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民族的真粹在于文化和精神的共同性，它是由共同的国家产生和锤炼出来的……”，甚至强调：“民族是一个灵魂，是一种精神原则，作为一个个体，民族乃长期努力牺牲和无私的顶峰……”而另一些学者则又突出民族的自然性一面，认为，民族“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就和人类、家族和国家一样……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生活使他们具有同样的身体，尤其是心态上的特征……”

我想，我们不应纠缠于一些理论和名词上的争论，而应把注意力放在历史和现实的探讨上，而巴尔干那里众多的民族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研究场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在巴尔干小国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何不以此为契机，对民族问题作一番认真和深入的探讨。

我还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读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时接触过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兴趣，反而觉得这么多小国彼此争斗不停，令人十分费解。

只有在 40 多年过去，当 1999 年，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狂轰滥炸时，曾经在我心头一掠而过的巴尔干终于又激起我强烈的义愤和无比的激情。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不能容忍，在 20 世纪末，当人类已在革命的波涛中搏斗近 300 年后，仍能允许一批打着文明旗帜的强盗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抢劫和杀人的勾当。

科索沃战争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巴尔干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南联盟是什么样的国家，北约为什么要打它，科索沃在历史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此时，我清晰地感受到了社会需求的脉搏，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为浦东新区发展部干部培训班、上海市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等 20 个单位举办有关巴尔干和科索沃问题的讲座，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好评。

从这一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学习历史并不意味着专门啃古纸堆，而是可以借助于对过去的了解去认识现在，并进一步去预测未来。

如今新中国六十华诞已过，我国正在继续大展宏图，进一步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更深刻地去认识外部的世界。

外部世界是很大的，但除了美、俄、日、法等大国外，其他小国也绝不该远离我们的视野。

巴尔干是个很小的地区，但在历史上起过不小的作用，即使在当今世界也不容忽视：科索沃的最终地位远未解决，卡拉季奇尚身陷囹圄，等待公正的判决。只要巴尔干平静不下来，欧洲也就得不到安宁。

光阴似箭，1999年至今一晃已十年过去。“十年磨一剑”，其间我写了一些论文，刊登在学术刊物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现今我又有可能在过去所写论文的基础上将一本题为《百年风云巴尔干》的文集奉献给读者，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美国有位学者名叫卡普兰，1993年出版一本题为《巴尔干的幽灵》的著作，受到克林顿总统的青睐。后来的小布什总统还曾邀他到白宫去长谈，在制订波黑政策时征求了他的意见。

中国很大，但研究巴尔干的人真是太少了。我半途出家，使用的资料基本上是俄文的。希望年轻一代的我国巴尔干学者能直接用保加利亚文、塞尔维亚文、马其顿文、阿尔巴尼亚文、罗马尼亚文……来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形成我国的巴尔干学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早已是古稀之年的我，愿与同志们共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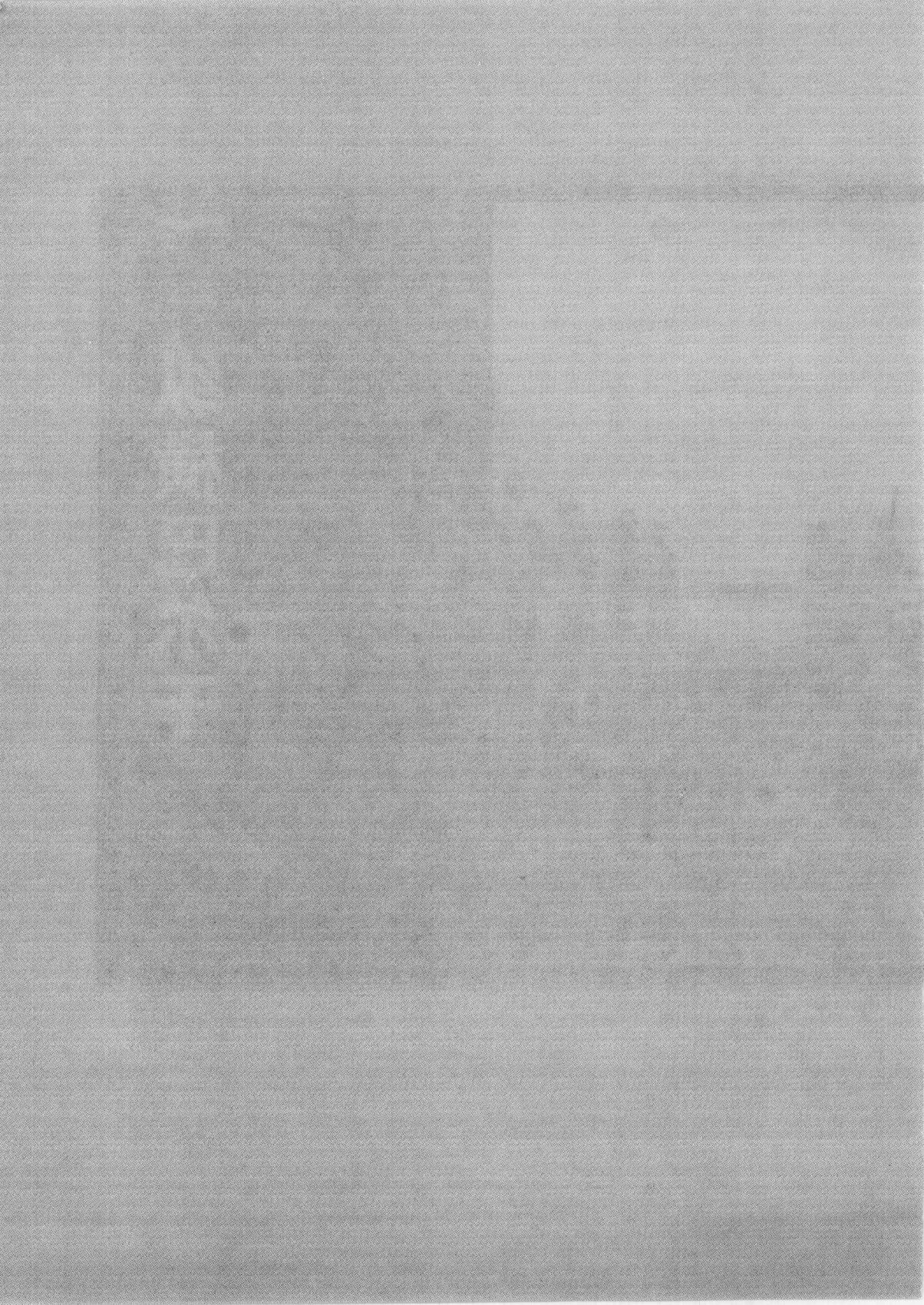
金重远  
2009年10月于复旦园



# — 纵横巴尔干



82



# 巴尔干：历史与现实

## 一、多民族杂居的巴尔干

巴尔干半岛总面积约 75 万平方公里，但却居住着众多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民族<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是那里一个小民族，目前本土仅有 300 万左右的居民。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来自何方，至今仍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比较多的说法是他们系伊利里亚的某个部族，来自中欧或北欧，并与地中海的某些部族混合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sup>②</sup>。

即使是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其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异。北部山区的居民称盎格人，操阿尔巴尼亚语中的盎格方言；而南部沿海的居民则为托斯克人，使用的是阿尔巴尼亚语中的托斯克方言。此外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带有不同的色彩<sup>③</sup>。

希腊是欧洲古代文明的摇篮，现代希腊人的祖先早在远古时代便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他们信奉东正教，使用希腊语，在巴尔干半岛历来独树一帜。

罗马尼亚人的祖先是达吉亚人，他们在公元 1 世纪初，经过多年血战仍被罗马人征服，从此开始了罗马化时期，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都深受罗马帝国的影响，并开始使用拉丁语<sup>④</sup>。因此，罗马尼亚和一海之隔的意大利，以及位于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同属拉丁民族集团，而在巴尔干却是仅此一家。

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一个民族集团当属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原本在辽阔的东欧平原上游牧，公元 5 世纪末 6 世纪初才南下来到巴尔干，规模最大

的两次迁徙发生在 517 年和 527 年,至公元 7 世纪始告一段落<sup>⑤</sup>。公元 9 世纪时,这些飘泊在巴尔干已近 3 个世纪的斯拉夫人忽生思乡之念,试图重返东欧,却发现归路已被彪悍的马扎尔(匈牙利)骑兵所切断,于是只得在巴尔干长期定居下来。此后,原来的斯拉夫人遂分成东斯拉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西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前南联邦各主要民族、保加利亚)三个民族集团。

公元 7—11 世纪,巴尔干半岛上相继成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独立国家,但由于民族众多,再加上起义、革命和战争等各种激烈动荡,遂出现了民族相互斗争、融合以及国界不断变动的局面,以至于今日之巴尔干已无单一民族国家,往往在一国之内杂居着好几个民族,并使民族概念异常混乱。

如保加利亚是由南部斯拉夫人和突厥部落联合组成的,在公元 7 世纪时建立起独立的王国<sup>⑥</sup>。现今保加利亚约有 800 余万人口,其中十分之一自称是土耳其人,但历届保加利亚政府却坚持认为他们仅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此一矛盾越演越烈,曾引发 1989 年夏秋之交的政治危机。又如罗马尼亚境内居住有百余万匈牙利人,他们是随着二战后特兰西瓦尼亞自匈牙利划入罗马尼亚,而成为罗马尼亚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的,在民族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就是齐奥塞斯库 1989 年垮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至于在前南联邦境内则共同生活着 20 多个民族,那里的伏依伏丁那自治省素有“小欧洲”之称,因此民族关系也特别复杂。塞尔维亚人长期把黑山人称为居住在深山老林中的塞尔维亚人,而把马其顿人则视为南方的塞尔维亚人。此外,克罗地亚人也习惯把斯洛文尼亚人看作是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克罗地亚人,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一直被称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信奉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1948 年在全国人口登记时被界定为“身份不明的穆斯林”,1953 年改为“民族身份不明的南斯拉夫人”,1961 年又被称为人类学上的穆斯林,直至 1971 年才最终被承认为民族学上的穆斯林,也就使穆斯林终于成为一个民族<sup>⑦</sup>。

1992 年 4 月南联邦解体后,巴尔干的民族关系也日趋混乱和复杂。塞尔维亚人不只生活在南联盟境内,而且还大批生活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先后引发了 1991—1992 年的克罗地亚内战和 1992—1995 年的波黑内战。

马其顿虽然已从南联邦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其民族仍分居在希腊和保加利亚境内。因此不仅引起希腊的不满，而且还使 1971 年就已宣布马其顿人完全消失的保加利亚深感惊恐不安<sup>⑧</sup>。

当今的阿尔巴尼亚虽仅有 2.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已不是巴尔干最小的国家，1992 年宣告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的面积仅为 2.5 万平方公里，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面积则为 2.1 万平方公里。国家越分越小，而民族关系却越来越乱，遂成为该地区的心腹祸患。

## 二、东西欧分裂中的巴尔干

公元 4 世纪，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终于一分为二，翌年西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所灭，但公元 10 世纪崛起的神圣罗马帝国仍保住了西欧的半壁江山。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则雄踞东欧，直到 15 世纪才亡于土耳其人之手。这样就形成了东西欧在政治上长期分裂和对峙的局面。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上的一分为二。基督教分为西派和东派，至 11 世纪正式分裂为传播于西欧的天主教和流传于东欧的东正教。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今天，在西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而在东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则大多是东正教徒。宗教上的分裂更加深了东西欧的裂痕。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文字也在东西欧之间画上了一条分界线：西欧人采用了拉丁字母，而东欧人则选择了斯拉夫（基里尔）字母，书写体的差别又为东西欧文化的分野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13 世纪崛起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并通过巴尔干半岛直捣中欧地区。1389 年 6 月 28 日，土耳其军队在塞尔维亚古代文明的摇篮地——科索沃击败顽强抵抗的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的联军，此后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均先后沦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地。随着侵略者铁蹄来到的不仅是剑和火，而且还有伊斯兰教的传入。土耳其人一方面强迫一部分斯拉夫人改信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又把已成为伊斯兰教徒的阿尔巴尼亚人迁入科索沃。这样伊斯兰教也开始在巴尔干传播，并和天主教、东正教在那里三分天下。

土耳其人不仅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衣钵,而且还巧妙地把亚洲文化和东欧文化糅合在一起,增添了后者的活力。当西欧开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候,东欧却置身事外,还在 16 世纪实现了农奴制的再版,使东西欧之间的差距更加拉大了。

这种东西欧的分裂正好体现在巴尔干的人文地理上:以巴尔干的中部为东西欧的分界线,其西侧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使用拉丁字母,倾向于罗马、维也纳,属西欧文化圈;其东侧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则信奉东正教,采用斯拉夫字母,倾向于莫斯科,属东欧文化圈。在巴尔干,最初是东欧的拜占庭文化占优势,以后西欧文化加大了渗透的力度,开始和前者平分秋色,并逐渐占了上风<sup>⑨</sup>。

东西欧的分裂把巴尔干半岛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撕裂开来,扭曲了人们的心态。尽管都是斯拉夫民族,但属于西欧文化圈的克罗地亚人却自视甚高,称自己是欧洲人,并把他们的骨肉同胞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说成是巴尔干人。而塞尔维亚人则保持了作为东正教徒的尊严,不仅顶住了天主教的诱惑,而且还大力排斥伊斯兰教。

这样,整个巴尔干就仿佛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之中:东西罗马帝国之争,天主教和东正教之争,基督教的欧洲和伊斯兰教的亚洲之争……再加上进入近代后的日耳曼东进和泛斯拉夫向黑海推进之争……把这块资源并不丰富,但却扼东西方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搅得天翻地覆,常年不得安宁<sup>⑩</sup>。

### 三、小国竞圆“大国梦”的巴尔干

19 世纪,整个巴尔干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已无法阻挡巴尔干人民前进的步伐。1830 年,希腊首先取得独立。罗马尼亚在 1877 年宣告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则在 1878 年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同年,保加利亚也获得了自治。但是刚取得独立的巴尔干各国却先后做起了“大国梦”,希望能在巴尔干成为一方的霸主。

保加利亚的统治者首先堕入了这种梦境,他们力图吞并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一部分,甚至想把波斯尼亚也划入保加利亚的版图。1878 年俄土战